

第九章 《彙音妙悟》呈現之語音現象

語言的發展絕非一時一地所形成的，是慢慢堆疊積累的，若再加上時空因素，語音便顯得更複雜更難以釐清。明清以來，樸學蓬勃發展，雖然明清兩代去古未遠，但這兩代的語音現象以及研究在漢語語音史上，特別是近代漢語語音史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明清兩代的語音發展對研究隋唐以來漢語語音的變化、探討《中原音韻》和現代音的關係，甚至研究現代所謂的華語，都是一個很重要且不可忽略的環節。何以明清兩代的語音發展地位如此重要？主要在於明清兩代，這五百年的歷史中，各種語音材料很多，像官話音以及各地方言韻書紛紛刊行，雖然許多作者強調編纂韻書的目的是要正音，因此才會撰寫相關韻書，然另一因素與當時印刷技術發達也有相當大的關係，因此留給後代學者許多珍貴的資料，讓我們可以將整個漢語語音史的脈絡加以釐清。

而從明清音韻學的代表資料中，不難發現撰寫韻書的最大目地——「正音」，有些就從書名直指出其目的，有些則於序言中點出，像《洪武正韻》、《韻略易通》、《韻略匯通》、《圓音正考》、《正音咀華》、《正音通俗表》、《切韻正音經緯圖》等，都是因為讀書人說話時雜有方音，因此需要「正音」。但真的韻書、韻圖中呈現的語音系統便是「正音」？是當時的標準音嗎？實則不然，作者常常受自己語言的影響，因此所做的韻書、韻圖呈現出的是當時自己家鄉的時音，但卻也混雜了當時的官話或是其它方言。

第一節 《彙音妙悟》文讀韻呈現之現象

在我們分析了《彙音妙悟》一書所標示的文讀韻部後發現，《彙音妙悟》所呈現出的語音系統，基本上是以泉州地區的閩南語為主，但夾雜了當時的官話系統以及少數的漳州或廈門地區的讀音。

而從《彙音妙悟》文讀韻部的分析過程中，個人認為《彙音妙悟》所代表的讀音應該是當時的南安音，這與黃典誠、洪惟仁以及董欣勝的意見相符，但個人卻無法從他們的文章中清楚的知道為何他們認為是南安音，因此本節試就自己的看法說明之。

根據《彙音妙悟》文讀韻本身所收之字所做的整理，《彙音妙悟》所涵蓋的主要元音有「a、e、i、o、u、ɔ、ə、ɨ」八個¹，而符合的則有「鯉城、南安、安溪、德化、惠安、永春」這六個地方，如下表：

表〈275〉現今泉州地區閩南方言的主要元音

泉州	87	a	e	i	o	u	ɔ	ə	ɯ		
鯉城	87	a	e	i	o	u	ɔ	ə	ɯ		
晉江	80	a	e	i	o	u	ɔ				
南安	92	a	e	i	o	u	ɔ	ə	ɯ		
安溪	78	a	e	i	o	u	ɔ	ə	ɯ		
德化	84	a	e	i	o	u	ɔ	ə	ɯ		
大田	36	a	e	i		u	ɔ			ɛ	ɤ
惠安	83	a	e	i	o	u	ɔ	ə	ɯ		
永春	79	a	e	i	o	u	ɔ	ə	ɯ		

以現今泉州地區的語音現象，只要元音與《彙音妙悟》相符合的「鯉城、南安、安溪、德化、惠安、永春」六個地區，我們先以古泉州音保留下來的，在《彙音妙悟》為〈恩〉韻的字去比對發現泉州市鯉城區雖然保留了元音 ə/ə，有接了

¹ 在此先不管是「ə、ɨ」還是「ə、ɯ」。

雙唇鼻音韻尾的 ə/əŋ，但卻少了舌尖鼻音韻尾的 ə/ən，也就是《彙音》裡的〈恩〉字，全都與〈春〉韻合流了，讀為-un。如：斤、近、勤、銀、核等字。而福建省安溪縣的情況與鯉城區一致，也都讀為 -un 了。

表〈276〉《彙音》爲〈恩〉韻字在現今泉州地區的讀音

	近	斤/巾	銀	核	勤
鯉城	kun6	kun1	gun5	hut8	khun5
南安	kən1	kən1	gən5	hət8	khən5
安溪	kun6	kun1	gun5	hut8	
德化	kun6	kun1	gun5		
惠安	kən1	kən1	gən5	hət8	khən5
永春	kən1	kən1	gən5		khən5

另外，現代泉州地區《彙音》裡的三十五〈生〉韻與八〈卿〉都已合流，如下表：

表〈277〉《彙音》爲〈生〉韻字在現今泉州地區的讀音

	生	登	庚	爭/增	朋	灯
南安	səŋ1	təŋ1	kəŋ1	tsəŋ1	piŋ5	tiŋ1
德化				tsiŋ1		
惠安	seŋ1	teŋ1	keŋ1	tseŋ1	peŋ5	teŋ1
永春	siŋ1	tiŋ1		tsiŋ1	piŋ5	tiŋ1

從上表可知，《彙音妙悟》中被收於〈生〉韻下的字在德化、惠安、永春三地中，讀音都已經與〈卿〉韻合流，如：彭、能、生、爭、更、庚、頃等字，唯有南安地區所呈現的情形是部分〈生〉韻下的收字仍讀-iŋ，但少部分字在現代南安話的讀音中，已經與八〈卿〉合流了，但能確定的是南安話的-iŋ、-iŋ，還保留部分的差異性。

這個推論只針對《彙音妙悟》中，作者黃謙自己所認定的文讀韻部來看，當然就此論斷，立論的肯定性與確切性仍備受質疑，當然，需要再與白讀韻部的語音現象所呈現的特點加以比對，並確認是否與文讀韻部一致，所有資料都偏向南安音，才能做最後定論。

另外，從《彙音妙悟》的文讀韻部的音韻結構發現：

1. 入字頭是屬於文讀聲母，在白讀音中並不會出現：

古泉州話「入」字頭的組合律有

Rj : j- + V / V=-i,-u

Rjm : j- + M / M=-i,-u

Rjx : *j- + V / V=-a,-e,-o,-oo

2. 《彙音妙悟》的文讀韻部並不單純的只收文讀音：

《彙音妙悟》的文讀韻部除了明顯的正音字外，還有白讀音以及其他方音。如七〈高〉韻，英字頭底下所收的「烏、胡、喲」三字，分別是文讀、白讀和方言；二十〈恩〉語字頭下有「迄」字是文讀音，而「銀」字則是文白同讀，因此在判斷上仍須加以注意釐清，避免混淆而誤判。

3. 從文讀韻部的分析中，幫助我們掌握泉州地區的語音改變：

例如：〈恩〉韻所收之字，對照現今泉州地區的語音，不難發現有些語音已經產生變化，然部分地區仍保留。而這些資訊幫助我們串起從《彙音妙悟》以來，到現在泉州音的語音演變。

第二節 《彙音妙悟》白讀韻呈現之現象

《彙音妙悟》一書中，白讀韻所呈現的現象又比文讀韻來的複雜。首先必須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何以唯獨六〈歡〉韻夾雜在文讀韻中，獨立存在？不與其他白讀韻部一起置於文讀韻部後面？另一值得思索的是六〈歡〉韻是白讀韻部中，收字旁被標注最多「解、土話、土音、解土音」的一個韻部，此一特殊現象，是否意味著此韻部下的收字是較底層的白讀詞素？抑或是黃謙要告訴讀者、使用者，這些字的讀音的來源不同？這一部分需要更多的資料以及語料來加以佐證才能確認。

基本上，黃謙針對〈歡〉韻的安排實在讓人不解，因為《彙音妙悟》的五十韻部的韻次，大抵前面是文讀韻，後面是白讀韻，唯有〈歡〉韻這個白讀韻部，夾雜在所有文讀韻部之列。若說是與前後韻的主要元音相同，因此羅列在一起，也說不通，因為《彙音妙悟》的韻部排列並非依主要元音的同異安排羅列的。

〈歡〉韻在韻部已標註「解」，然全韻所收之字，百分之八九十又在字旁標註「土音、解、土話、土、解土話」等等，若依照黃謙的說明，〈歡〉韻全韻都為白讀字，然事實是否如此？

倘若全韻皆為單純的白讀韻部，理應與其他白讀韻部列於文讀韻部之後，〈歡〉韻卻獨列於此，實在說不過去；若是文讀韻部，全韻三分之二又標註「土音、解、土話、土、解土話」，有與文讀韻不合。

考其收字，如「潑」字，同時出現於四〈花〉、六〈歡〉、三一〈川〉三個韻部，四〈花〉下並注明「解」。以現代泉音來看，〈川〉下讀 phuat⁴，為文讀音；〈花〉下讀 phua?⁴為白讀音；而〈歡〉韻下的讀音在泉音中並未出現。查其它方言資料，應為潮汕話，而且〈歡〉韻下所收之字，在潮汕話中有部分是屬文白同讀，個人以為是受潮汕話的文白同讀影響，因此將〈歡韻〉置於此。

表〈278〉

字 例	《彙音妙悟》〈歡〉韻	潮汕話〈鞍〉韻
炭	Puann ²⁴	Buann ⁵⁵
鞍	Uann ³³	Uann ³³

產	Suann ⁵⁴	Suann ⁵³
賤	Tsuann ⁵⁴	Zuann ¹¹
液(瀾)		
搬		
竿		
泉		
歡		
潑		

《彙音妙悟》一書，從三十七〈貓〉韻後的白讀韻部所呈現的白讀音現象是較為複雜的，除了白讀層次可分為兩層外，還釐出一文讀層，是在當時語音才發生變化，但作者黃謙與洪惟仁都認為是白讀詞素。另外還找到幾個正音字及底層詞，以及其他方言詞素。因此，《彙音妙悟》的白讀韻部分，可分為六個層次，即「正音、文讀、白讀一、白讀二、方言、底層」，但這裡的方言層及底層是否可認定為一個層次²？

六〈歡〉韻六字頭下的「灘」、四一〈京〉韻邊字頭下的「兵」及氣字頭下的「曲、隙、慶」三字，都是底層詞彙，但從何而來？何時產生？這些都需要更多的資訊與文獻材料才能判斷。至於方言的部分，首先可斷定的是六〈歡〉韻中部分的收字是屬於潮汕話的文白同讀，並非閩南泉州音所特有的，而其他的方言則包含了四八〈貳〉韻邊字頭下的「百」字。

白讀韻部所呈現的語音現象是否如同文讀韻部也是偏同安腔？我們先從《彙音妙悟》中爭議較大的〈風〉韻和〈戛〉韻來看，以現代福建泉州音的讀音來看，南安腔所保留的〈戛〉韻字是比其他泉州地區多一些，如下表：

² 方言層次所代表的方言來源不同，字數不多，而底層詞彙亦是，是否就能以少數的幾個字定一層次，是有其缺失及不足之處。

表〈278〉現代泉州地區保留的〈風〉韻與〈隻〉韻字

	風韻(-uang)	隻韻(-ainn)
《彙音》	光闖風放 伏袱	隻乃迺蓮反掉畔間肩繭揀閒 <small>(-斷)</small> 蓋店還闖黛堂宰前先曬洒閒 閒粥買賣邁勸研眼千仔毗莧喝 <small>(土話)</small>
泉州市	風	唉乃耐
鯉城區	風	乃買賣邁哈嗜怎哼唉
晉江	風	買賣邁乃奶迺耐奈 <input type="checkbox"/> 飯食 <input type="checkbox"/> 後悔
南安	風	買賣邁埋奶乃耐奈凹个 <input type="checkbox"/> 飯食 <input type="checkbox"/> 後悔 <input type="checkbox"/> 猛擊 <input type="checkbox"/> 嘆詞 <input type="checkbox"/> 擬聲--呻 <input type="checkbox"/> 仔：嘖嘖
安溪	風光	千先間哼前凹筊荔凸
德化	風	乃耐
大田	風(hoŋ)	X
惠安	風 <input type="checkbox"/> 開運	乃奶買賣藥 <small>(稱飯)</small> 邁耐怎(~樣)哼嗜 <input type="checkbox"/> 仔：一點點
永春	風	買賣乃安耐哼怎
同安	放(haŋ、hoŋ) 風(huaŋ)	反買賣店薦乃蓮宰前先千筊襖蠶間揀眼哼幌抗閒

-ainn 韻是現代同安腔的特色，上表至少應增入同安語料(參：張屏生書)
又：表中文讀音字可刪除或另行比較，比較重點應該放在閩南語一般的 an/ian 而同安人讀為 ainn 的字，其在時空的演化，各如何。

從上表的統計，以及文讀韻部所呈現的現象，是可以確定就韻部來說，《彙音妙悟》的韻部系統及所有資料顯示，是比較偏向南安腔。

另外，從《彙音妙悟》的文讀韻部的音韻結構發現：

1. 舌根鼻音不與-uann 相配合：

〈歡〉韻下唯有語字頭下沒有收字，是說舌根鼻音不與-uann 相配合。因為濁聲母配鼻化韻，比較特殊。b-、l-、g-在鼻化前讀為 m-、n-、ng-，這個容易理解；但是其中的 g-(ŋ-/ng-)不和各聲調拼合，行跡比較特別；可能存在著閩南語音節組合規律的避忌律：「舌根鼻音不能後接鼻化或非鼻化圓唇元音或介音」。亦

即：

Rg : g- → g- / ___-i,-e,-a,-u,-o,-ɔ(-oo)

Rng : g- → ŋ- / ___-ĩ,-ẽ,-ã,-õ,-ĩ(-oo)

Rngx : *g- → ŋ- / ___-ũ

因此，語字頭下完全沒有收字。

2. 「入」字頭專屬於文讀的聲母：

〈刀〉韻〈科〉韻中「入」字頭與八音無相配的字，此為「入」字頭在聲韻組合上之必然。蓋因「入」字頭只與介音或元音-i、-u 拼合。也就是說：古泉州話「入」字頭的組合律有：

Rj : j- + V / V=-i,-u

Rjm : j- + M / M=-i,-u

Rjx : *j- + V / V=-a,-e,-o,-oo

從上面的規律來看，「入」字頭這個性格，可見它是專屬於文讀的聲母，是建構閩南語白讀層音系時很重要的線索。

3. 部分唇音字已經先產生音變現象：

〈雞〉韻中，全韻的「邊、普、文」這三個唇音字頭與八音完全無相配的字。此現象應是意謂著唇音聲母與〈雞〉韻的韻母音韻上的結合度很低，甚至是不相配，茲看下列結合關係：

Rp : p- + V / V=-a,-e,-i,-o,-u,-ɔ(-oo),-i,-ɔ

Rpm : j- + M / M=-i,-u

從組合律來看，唇音聲母可與所有的主要元音結合，但在《彙音》出現一特殊現象就是〈居〉〈恩〉〈箴〉〈雞〉此四韻的唇音聲母都呈現空缺。

〈居〉〈恩〉〈箴〉三韻在《彙音妙悟》是為文讀韻部，主要是《廣韻》音系之韻書或韻圖，陽韻所配唇音字為幫滂並明四母，於閩南語借入為文讀音之時，已經化為輕唇音，故閩南語讀為喉擦聲母(h-)，因此在相關諸韻之文讀音中，無重唇音是一因素。

若從另一角度--音韻關係來看，則說明這四韻的唇音字已開始產生音變現象，即是：

i ← i → u
e ← ə ↗

〈居〉〈恩〉二韻的展唇央高元音*i*產生音變，讀為圓唇後高元音u；〈箴〉韻因受雙唇鼻音韻尾影響往前發展，讀為展唇前高元音*i*。〈雞〉韻的央中高元音*ə*產生音變，讀為圓唇後高元音u。從這個唇音字的音變現象來看，〈科〉韻的唇音聲母產生音變是比較晚的。

第三節 《彙音妙悟》正音字所呈現之現象

從《彙音妙悟》所收的正音字的聲母部分來看「正音」，雖然十五個聲母都有正音字的存在，但是並非全部調整其聲母。若正音聲母是在地聲母³所不具備的，則才加以調整，反之，則直接折換。而《彙音妙悟》的正音字，根據黃謙自己標示的正音字只出現在「朝、飛、卿、商、東、開、嘉、賓、嗟、軒、三、秋、鉤、乖、基」這十五個韻目當中，不過出現在白讀韻部的正音則有「風、忒」二韻，不過從這些例子(參照本論文 p346)，可以得知正音母體與在地語言之間的韻母對應，大多數的韻母是一樣的，部分則是將正音的語言折換成爲具有在地語音色彩的讀音。

從《彙音妙悟》所收的正音字來看：

1. 正音字加以調整，成爲泉州式的正音。
2. 從現代所收的泉州音來看，「正音」這個外來的語音系統，慢慢的在閩語泉州

³ 此處所謂的「在地音」是依董忠司的看法，認爲是當地語言，在此指的是《彙音妙悟》本身所代表的語言系統。

音系中，扎根發展。例如：

「家」「孝」二字，出現-i介音是比較特殊的，是值得探討的。

家：麻平開二見 中古麻韻二等讀-a

孝：肴去開二曉 中古肴韻二等讀-au

查《彙音妙悟》「家」字有二讀，一為 ka1，一為正音的 kia1；「孝」有二讀，一為 hau3，一為正音的 hiau3。案：現代泉州方言「家」字有 ka1,ke1 文白兩讀，「孝」字有 hau3,ha3 文白兩讀，二字無論是從現代方言或是中古音來看，都沒出現-i介音。然而因為官話系統已有顎化現象，因此《彙音妙悟》的在地語音受到正音母體的影響，讀音趨向於正音母體。

3. 正音的聲調在地化：

從正音的聲調與對應的泉州話聲調的資料分析整理中，發現作者在處理正音與當地語言的聲調時，並非隨意折換，仍可看出一些規律性⁴。

4. 正音母體已經產聲顎化聲母，然在地音尚未有顎化聲母出現。正音母體的鼻音聲母已經消失，在地話仍保留鼻音聲母。
5. 從《彙音妙悟》的正音字中，我們看不到雙唇鼻音韻尾的字，大多為舌尖和舌根鼻音韻尾，其中又以舌根鼻音韻尾為多數。
6. 從《彙音妙悟》的聲母系統中有無保留鼻化聲母ŋ-、聲母與-i介音結合後有無產生顎化現象，入聲韻是否消失等，再加上唯一一個孤例，突顯出正音系統中，舌尖鼻音韻尾-n 與舌根鼻音韻尾-ŋ相混的例子中，推測《彙音妙悟》的正音層，是比較接近南京官話的語音系統。

⁴ 請參見本論文頁 350。